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742
7 April 1987

CHINESE

第二七四二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7年4月7日星期二，上午10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茨韦特科夫先生

(保加利亚)

成员国：阿根廷

德尔佩奇先生

中国

俞孟嘉先生

刚果

阿杜基先生

法国

格索特先生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劳腾施拉格尔先生

加纳

格贝霍先生

意大利

布奇先生

日本

青木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蒂默伯耶夫先生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金迪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伯奇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奥肯先生

委内瑞拉

帕冯一加西先生

赞比亚

祖泽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87-60342/A

上午11点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1987年3月25日加蓬常驻联合国代表给
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8765)

1987年3月31日津巴布韦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8760)

主席：根据安理会在前几次关于这一项目的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我邀请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巴巴多斯、布尔基纳法索、加拿大、古巴、埃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印度、牙买加、科威特、墨西哥、摩洛哥、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巴基斯坦、秘鲁、卡塔尔、塞内加尔、南非、多哥、土耳其、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南斯拉夫和津巴布韦等国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应主席邀请，多斯特先生（阿富汗）、朱迪先生（阿尔及利亚）、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巴罗先生（巴巴多斯）、乌埃德拉奥戈先生（布尔基纳法索）、拉贝尔吉先生（加拿大）、奥拉马斯·奥利瓦先生（古巴）、巴达维先生（埃及）、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戴斯古卜塔先生（印度）、巴尼特先生（牙买加）、阿布拉桑先生（科威特）、莫亚-帕伦西亚先生（墨西哥）、本努纳·卢里迪先生（摩洛哥）、多斯桑托斯先生（莫桑比克）、阿斯托加·加迪亚女士（尼加拉瓜）、纳瓦兹先生（巴基斯坦）、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卡瓦里先生（卡塔尔）、萨雷先生（塞内加尔）、曼利先生（南非）、库阿西先生（多哥）、蒂尔克门先生（土耳其）、乌多文科先生（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佩伊奇先生（南斯拉夫）和穆登格先生（津巴布韦）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根据安理会第2740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我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代表团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祖泽先生及其代表的其他成员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根据第2740次会议上作出的决定，我邀请古里拉布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古里拉布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孟加拉国、加蓬、尼日利亚、斯里兰卡、苏丹、突尼斯和越南代表的来信，他们在信中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的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的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些国家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莫希乌德丁先生（孟加拉国）、加尔巴先生（尼日利亚）、维杰瓦德内先生（斯里兰卡）、阿卜杜恩先生（苏丹）、迈斯提里先生（突尼斯）、裴春宁先生（越南）在安理会会议厅旁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我要通过安全理事会成员，我收到了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1987年4月6日给我的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我谨要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规定允许我以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参加安理会审议‘纳米比亚局势’项目”。

过去安全理事会审议其议程项目时曾经向其他联合国机构发出过邀请。按照这方面的惯例，我提议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反对种族隔离特别委员会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

第一位发言者是尼加拉瓜代表，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斯托加·加迪亚女士（尼加拉瓜）：主席先生，我祝贺你担任安理会四月份主席，你的技巧和经验是我们工作取得成功的保证。我还要祝贺我的拉丁美洲同事、姐妹的阿根廷共和国的德佩奇大使上个月以他特有的智慧主持了安理会事务。

在崎岖的文明道路上，人类证明了其求生的能力，并为生存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人类在历史中战胜了不同的制度和悲惨的时期。然而，在南非和纳米比亚，历史进程似乎停止了。不仅文明，正义，民主和平等没有进入这个国家，而且南非事实上已变成人类历史中仍然是最可耻的时期的最后堡垒。在历史的同一时期，我们在南非和纳米比亚看到的从奴隶制和封建主义到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新殖民主义，种族隔离和帝国主义，样样俱全。另一方面，南非和纳米比亚人民在摆脱不公正和夺回其不可剥夺权利的斗争中也写下了英雄主义，勇气和抵抗的篇章。

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政策起源于1915年对当时被称为德属西南非洲的军事占领。1919年凡尔赛会议给予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权。仅过了二年后，当时的总理斯墨兹将军就说：

“对西南非洲的委任统治只不过是一种吞并，这种统治给予我们如此多的主权，我们不需要再要求得到什么了。”

1964年，南非根据臭名昭著的奥丹达尔委员会的建议制定了立法，并开始实行纳米比亚班图斯坦化。

1970年，安全理事会在第284(1970)号决议中宣布南非占领纳米比亚为非法，1971年，这得到国际法院的认可。16年之后，南非及其绝大的盟国不顾第435(1978)号决议，继续剥夺纳米比亚人民的合法权利。

在这一整个时期，纳米比亚人民和国际社会解放该领土的斗争遭到南非及其盟国的阻挠，他们傲慢地决意使殖民主义长期化，绝不能允许这种无法容忍的局势继续下去了。

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造成的后果，远远不止这种野蛮的占领给纳米比亚人民带来的极端痛苦。南非已使纳米比亚成为被博塔称为“总战略”的区域性不稳定政策的基调。

尽管纳米比亚在过去的70年中一直是南非的一块殖民领土，比勒陀利亚放弃了吞并纳米比亚领土作为第5个南非省份的原先的企望，但南非目前的战略不是使纳米比亚成为其国家政策的组成部分，而是使它成为其区域政策的组成部分。被占领的纳米比亚被南非用作发动旨在颠覆前线国家的袭击的地区。

自过去十年的最后一段时间以来，或更为重要的是，自通过第435(1978)号决议以来，南非意识到在纳米比亚，罗得西亚的斯密斯-穆左里瓦式的新殖民主义解决办法再也无效了，于是便建立了一个军事和经济结构，以求延长对该领土的占领，并打算在将来颠覆一个独立的纳米比亚。它同样打算使整个南部非洲区域不稳定，当然这种打算只能在消灭种族隔离政权之前纳米比亚便取得独立的情况下才能得逞。

1980年，南非建立了人们知道的“西南非洲领土部队”，以制造这样一种形象，即纳米比亚有一支不受第435(1978)号决议影响的“合法的纳米比亚部队”。这些由被迫应征的纳米比亚人组成的所谓领土部队其实只不过是占领部队。他们受到南非自卫部队的组织、训练、领导、资助和装备。南非声称，这些“领土部队”已经成为未来的纳米比亚的反对军。

莫桑比克的雇佣军和安哥拉的安盟雇佣军就是同样的明显的例子。这些雇佣军在比勒陀利亚和华盛顿的指导下，向兄弟国家进行恐怖主义活动。

尼加拉瓜参加这次讨论并非偶然，而是由我们的原则和我们的斗争历史所决定。这一历史进程加强了我们与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联系。

南非阴谋维持对纳米比亚的统治和剥削，已经影响了纳米比亚社会的所有方面。在该领土内，种族隔离在南非应用的同样的部落和种族隔离法律得到了运用。实际上，这些法律在纳米比亚更为严酷。此外白人与黑人之间的收入和生活水准差异在南非是十二比一，但在纳米比亚是二十比一。

南非还扭曲纳米比亚的经济，使它适合于外部利益的需要。今天，总部在西方国家的200多家美国和南非分公司正在非法和无情地剥削该国的自然资源，拿走利润，留下的是一片由于被篡夺了财富而陷于赤贫的居民。

同样，为了延长对纳米比亚的控制，南非于1985年6月建立了一个为比勒陀利亚服务的傀儡政府。整个国际社会已在安理会第566(1985)号决议中对该政府表示谴责和拒绝。在最近进行的努力中，南非试图给予该“临时政府”所谓的对内部安全和外交事务的管辖权。

另一种延长纳米比亚不公正的企图是已经遭到谴责的“联系”理论，这是由那些设计并发起“建设性接触”政策的人所设计和发起的。

至于将纳米比亚独立与古巴部队撤出安哥拉联系在一起的问题，请允许我提请安理会注意秘书长1987年3月31日的报告。报告说：

“这一起源于1982年的联系先决条件现在是阻挠着执行联合国纳米比亚计划的唯一障碍。我不承认联系先决条件的有效性，也不能接受它为拖延纳米比亚独立取得任何进展的借口。古巴部队在安哥拉的存在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应该由那些直接牵涉到的国家根据自己的主权能力加以处理。”（S/18767，英文本，第32段）

剥削和殖民主义这一对罪恶有着共同的起源，因此，争取纳米比亚的斗争不可分割地和消灭种族隔离的斗争联系在一起。

纳米比亚人民终将摆脱比勒陀利亚强加给他们的殖民枷锁，我们对这一点深信不疑。纳米比亚的工人领袖图赫德连尼曾经说：

“与南非进行的斗争是一个最不平等的斗争。我曾看到南非人的力量，但大卫还是杀死了哥利亚，因为正义在他这一边。纳米比亚人也必将胜利。”

国际社会通过安理会，有责任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全面的强制性制裁，结束纳米比亚人民的牺牲，迅速实现他们的完全独立，以此来响应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民的斗争。

在对比勒陀利亚采取制裁的同时，国际社会必须迫切地扩大与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包括前线国家的双边经济合作。同样，国际社会必须充分支持最近成立、由印度总理甘地协调的非洲不结盟国家基金。

现在，我们援引1971年的《西南非民组青年团宣言》中的话。该《宣言》表达了每一个纳米比亚人的斗争精神，至今仍然有效：

“我们正在为团结、自由和正义工作。除了苦难，我们不会失去什么。”

我们知道，这只是个迟早问题。西南非民组终将胜利。正如我们的民族英雄桑

地诺所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因此，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

在西南非民组主席努乔马最近对尼加拉瓜的访问中，尼加拉瓜政府向他颁发了卡洛斯·丰塞卡勋章。这表示了马加拉瓜人民对纳米比亚人民正义斗争以及努乔马和西南非民组为在世界该地区实现独立、自决和正义而进行不懈努力的敬意。这也象征着我们坚定不移地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唯一合法的代表西南非民组。

全世界正焦急地等待着安理会内即将进行的表决。我们不知道安理会是否会利用这一时机履行自己的义务，还是再次受到那些正努力延长不公正的国家的否决所束缚。

全人类都在想，南非是否会在安理会中某些成员的怂恿下继续肆无忌惮。全人类都在想，最后到底是跨国公司的利益占上风，还是几百万卑微、单纯、只要求正义的人民的利益占上风。

主席：我感谢尼加拉瓜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塔迪塞先生阁下。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塔迪塞先生（埃塞俄比亚），《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24国特别委员会）：我代表《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诚恳地感谢能有机会在安理会审议本组织面临的纳米比亚严重局势时发言。

我要说，我十分高兴和欣慰地看到你在此时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我相信，以你众所周知的外交才干和对非殖化事业的承诺，你会成功地主持安理会审议的工作。

我还要表达特别委员会对你的前任阿根廷的德尔佩奇大使的赞赏，他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3月份的工作。

安理会2月份审议了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之后不久，又召开这项系列会议，这反应出国际社会对一再拖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局面越发表示严重不安和沮丧。我们今天在此开会讨论纳米比亚问题，为各方所能接受的解决办法仍十分遥远，而该地区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的基本权利仍然遭到任意残踏。

得到其盟友支持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公然在其政策和行动中表示蔑视联合国和纳米比亚独立目标。一切证据表明，比勒陀利亚政权一贯采取欺骗手段，装出有诚意参加谈判的假象。正义感不允许这种假象继续下去。因此，必须尽快结束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人民真正愿望的公然蔑视及其对国际社会意愿的无视。

24国特别委员会有义务确保殖民领土和国家的人民能够行使他们的自决与独立权，在这种使命的指导下，该委员会把纳米比亚非殖化这一重要问题列入其优先事项。纳米比亚问题特别委员会的立场明确地表现在其通过的各类有关南部非洲局势问题的决定中。

简而言之，特别委员会首先认为种族隔离政权要对严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负责。该委员会强烈谴责南非顽固不执行和违反联合国各项决议和决定，谴责其野蛮颠覆和破坏邻国的行径，谴责它继续破坏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

特别委员会断然拒绝接受并谴责南非通过建立所谓临时政府的诡计来制造纳米比亚假独立的一切伎俩，南非这样做是为了维持南非的统治与剥削。在此方面，特别委员会谴责并反对“联系解决办法”的政策，这种政策显然使种族隔离政权更妄然进一步加剧对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的镇压。

特别委员会认为，任何政治解决纳米比亚局势的方案的基础必须是，立即无条件结束南非非法占领该领土、南非军队撤出和根据大会第1514(XV)号决议使纳米比亚人民自由无拘束地行使他们不可剥夺的自决与独立权利。该委员会要求立即无修改、无保留和无先决条件地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

我们充分注意到，由于某些西方成员的反对票，安全理事会未能有效地履行其职责。就在最近2月份安理会开会谴责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推行的政策时，要求实行制裁措施的呼吁由于同样原因遭到挫折。特别委员会希望，安全理事会能够在其本次系列会议上对国际社会在此方面的一致要求作出积极的反应。

南非继续无视国际社会意愿表明特别委员会立场的有效性，其立场的基础是，坚信联合国应义不容辞地想尽办法结束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自从通过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以来，一切事实表明一种一贯精心策划的伪装和拖延政策，简而言之，一种欺骗政策。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而比勒陀利亚少数政权继续巩固其在纳米比亚的非法存在。

通过理智和国际谈判建立一个独立、稳定、自治和民主的纳米比亚的多次努力遭到种族主义政权的忽视，甚至是嘲弄，该政权对非洲邻国的一再侵略行径足以证实这点。因此，在根据《宪章》第七章采取措施方面，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含糊其词了。同时，应立即采取措施，尽一切可能支援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领导下正在进行斗争的纳米比亚人民。

我代表特别委员会成员表示希望，本次安理会能够一致地重申其一贯承诺和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决心，要求秘书长立即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使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生效。

最后，我愿深深赞赏不结盟运动和非洲统一组织成员们提出召开这次有关纳米比亚局势系列会议的重要倡议。

我希望，这次系列会议通过的決定能够成为恢复纳米比亚人民长期丧失的人类尊严与自由的决定性因素。

主席：我感谢《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主席对我说的客气话。

祖泽先生（赞比亚）：我希望代表赞比亚代表团，最诚挚地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贵国不仅坚决支持纳米比亚独立，同时也坚定支持彻底根除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废除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赞比亚代表团相信，在你的干练指导下，我们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审议将取得成功。

我也感谢我的兄弟和同事、阿根廷的德尔佩奇大使干练地主持了三月份安理会的会务。他对此当之无愧。他个人和他的国家对纳米比亚解放的支持极大地鼓舞着我国代表团。我们必须赞扬他的不懈努力。

本组织的创始国明智地使安理会担负起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我们对联合国，特别是对安理会所抱有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促使我们再次来此，在被长期拖延的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上寻求公正与公平。西亚非洲人民组织对外关系秘书古里拉巴先生在安理会所作的重要、明确和深具启发性的发言中特别表明了西南非民组对这次会议所抱的期望。他们的期望应基于西南非民组对安理会这一对这个令人伤脑筋的问题的唯一仲裁者所抱有的信念。

几十年来，种种委员会、呼吁、法院裁定和决而不行的决定等都在纳米比亚问题上，讲了大量的话——太多、太多的话了。据我所知，在历史上还未有过对一块大陆的一大部分进行如此偷窃和巧取豪夺的其他事例。自各国开始相互交谈以来，还未有过类似南非对世界的蔑视这种情况。联合国的决议从未遭到类似的唾弃。国际法院的决定也从未遇到类似拒绝。今天，在大会终止南非的托管、命令其从纳米比亚撤出21年之后，我们在此聚会讨论“纳米比亚问题”。

这种情况不是极为异乎寻常吗？尽管使用了各种文明的方式、指令和呼吁，情况依然如旧。我们在安理会的审议和发言变得毫无意义。如果我们这样认为，请不要见怪。也许我们都应回家去。我们必须严肃地问问自己：我们来此是为了什么。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发言，写更多的文章，通过更多的决议，进行更多的

讨论，散发更多的文件：真实情况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我对这种绝望的心绪感到抱歉。在我年轻的时候，曾努力牢牢记住一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格言：“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问题所在。但我们中间今天有谁会挺身而出，拿出解决办法呢？我所谓的“解决办法”就是使南非离开纳米比亚，使纳米比亚人民获得掌握自己国家命运这一天赋权利。做不到这一点就不成为其解决办法；这可以是一种想法，一个建议，一种值得发展，值得做出努力，说服人们接受的想法。

必须克服顽固态度、偏见、执迷不悟和贪婪。在21世纪行将来临时，我们不能再对此问题争论不休。我们应在不久的将来——不仅是我们下一代的将来——终止这场国际闹剧。

在联合国为实现纳米比亚独立所做努力的历史中，有一不幸的章节，记载着我们未能执行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所包括的普遍接受的纳米比亚独立计划。这一计划是由五个主要的西方国家——加拿大、法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合王国和美国——提出的。自1978年以来，该计划一直未得到执行，致使对尽早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尚存的希望破灭了。难以想象的是，上述国家居然未履行自己关于使纳米比亚获得自由与独立的庄严承诺。我们认为，对于纳米比亚人民在残暴和麻木不仁的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占领下遭受的不幸和无法描述的痛苦，这些国家负有责任。这些国家不仅使纳米比亚人民，同时也使整个国际社会感到失望。确实，这是对纳米比亚人民和联合国所抱神圣信任的背叛。

我希望重申，纳米比亚问题是非殖化问题，因此决不应从东西方角逐的角度加以看待。由美国提出，并仍为美国和南非所坚持的联系作法是一种转移视线的手法，已遭到大会的断然拒绝。

在联合国终止南非托管的那一天出生的孩子，今天已21岁了。他也许已成残废，也可能身为父母。说到这一点使我十分气愤。因为，在那个孩子成长期间，一支抱有敌意的军队已将不属于它的近一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加以践踏和占领。

有人也许要问，为什么这种对土地的掠夺会继续？古往今来，占领国一直用种种借口没收不属于自己的土地。希特勒叫嚷生存空间。拿破仑声称他建立了统一、和平与法律。建立起帝国的宗主国声称使被占领土文明化。那么，有人也许会问，什么是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理由？我倒想要听听。

但我们都知道其原因。纳米比亚是非洲最富的国家之一。然而大部分纳米比亚人生活在赤贫的条件之中。南非和外国经济利益有计划地掠夺该国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不给纳米比亚本身一点好处。

众所周知，纳米比亚财富的基础是其丰富的钻石、铀矿石和贱金属、铜、铅、锂、黄铁矿、锡、银和锌等矿藏。采矿部门为南非和西方跨国公司及南非国营公司和西方跨国公司的合营企业所拥有。我们指的是南非盎格鲁美国公司属下的德比尔斯公司拥有的钻石矿井。我们也指的是联合王国的里约丁托锌公司部分拥有，法国、西德、加拿大和南非公司持有其他股权的罗辛铀公司。我们指的是南非戈德菲尔德公司、美国的纽蒙特矿业公司、联合王国的精选信托公司、BP矿业公司和南非公司拥有的苏迈勃矿。这就是我们要指出的对象。

矿产品占纳米比亚总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几乎百分之百的矿产品都出口。然而，尽管采矿业对经济极为重要，大部分贫穷的纳米比亚人几乎从这一自然资源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劳动力大部分不是纳米比亚人。纳米比亚工人和进口黑人移民工人的工资总数只占所生产财富的十分之一。白人与黑人的工资差别是五比一。

因此，我们可以驳斥任何可能提出的谬论，说什么大工业的发展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好处。纳米比亚沿岸海域有种类众多的海洋生物，在占领前时期，鱼类是沿岸社区蛋白质的宝贵来源。现在，沿海捕鱼主要出口至南非，确保它能够优先获得这一市场。捕鱼业由白人商人管理，黑人船员操作。六个主要基地在沃尔维斯湾的南非公司拥有初级加工业、装罐头、提炼油和鱼肉的设施。大部分近海工业已经开发，纳米比亚没有得到益处，更不要说纳米比亚人。没有一个自己的国家政府，纳米比亚就无法确保一个得到国际承认的专属经济区。因此加工船任意往来。沿岸和近海的油水外流，而贫穷的纳米比亚人一无所得。

农业部门的情况也是如此。 占用土地不仅把黑人农业降到目前的低水平，而且还迫使成千上万的穷困黑人沦为白人庄园主的雇工。

我刚才提到占用土地。 我要引证一位纳米比亚人最近说的话，他说：

“当我们失去土地之后，我们就失去了权利、家庭生活方式、独立和文化。”

1915年以前的殖民当局和德国人与南非需要纳米比亚都是为了矿产品和白人定居庄园主。 全国总土地面积三分之一以上是沙漠，这些贫瘠土地的大部分被分配给所谓的家园，一种南非本土存在的模式的翻版。

因此，在土地、财富和劳力方面纳米比亚都未能得益。 而这种窃国行为在作为一个好的政府的最根本的社会服务、个人福利方面为纳米比亚人做了些什么？在教育方面，成年黑人的文盲率是百分之六十。 教育对黑人儿童来说不是义务教育，而对白人儿童却是义务教育。 白人与黑人的开支比率是五比一。

在保健方面，纳米比亚黑人婴儿死亡率是非洲最高的。 黑人孩子在婴儿期死亡的可能性是白人婴儿的七倍。 我们是否需要知道或说更多的话？种族隔离在保健药品、医院、诊所、工作人员和基金等各方面随处可见。 纳米比亚被永久占领着，关于纳米比亚被当作入侵安哥拉的基地的指责是不容争辩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是对纳米比亚人民生来就有的权力的有计划的偷窃。 外国矿业公司刚刚庆祝了五十周年纪念日，但受苦、流汗和被压迫的纳米比亚人仍然没有什么值得庆贺。 长期以来，他们被剥削和遭歧视。 这是进行过度开采和压迫纳米比亚人民的五十年的剥削史。

以上帝的名义，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负有早日结束这一罪恶的神圣责任，我国和你们各国都致力于这一崇高使命。

但我们该怎样着手呢？我们已经看到了南非对联合国及其决议的观点。 对话或所谓的建设性对话没有改变种族隔离。相反，对话加强了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 现在还剩了什么办法？还有什么选择？现在还有哪个联合国成员能够说因为制裁会破坏对话的机会而反对制裁？如果有这样的国家的话，我代表我国要问，什

么是联合国团结的真正价值？我们是否以团结一致的声音发言？当一个或几个成员国拒绝接受这样的事实，即单纯靠希望说服南非离开纳米比亚，这一罪恶是不会离去的，我们还能共存吗？

我们有时被告知制裁将是无效的。但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情况确实如此，南非为什么企图说服其朋友反对制裁？事实上，半心半意地实施制裁将不起作用。我们现在知道，对史密斯政权实行的制裁只起了部分作用，这是因为当时的南罗得西亚有南非作靠山。实际上，南非与邻国政府有分歧之后对邻国成功地进行了制裁。

他们再一次规劝我们，说制裁将打击那些我们要帮助的人们。我们知道，这是一种以恩人自居的傲慢态度。非洲的舆论仍然是一致要求制裁，唯有的例外或许就是曼格苏图·布德勒泽之流。所谓制裁将打击前线国家的言论也是蛮横无理的。前线国家已经承受了大约8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不宣而战的战争已经造成了10万人丧命，大约10万难民无家可归。西方关于制裁将导致大规模失业的思想是过度的夸张，他们散布了一些数字，但这些数字受到学术机构和研究机构的质疑。而且我们了解，这些数字是一些工业家提出的，而他们也都在南非投资。

我们可以逐条地批倒这些论点。同样，他们说，制裁会驱使南非欧裔白人退入堡垒顽固抵抗。事情未必这样。格里伊格尔斯协定就规定他们改变对非种族歧视性体育活动的态度，尽管这些变化是多么肤浅。美国的银行所采取的有限行动就造成了一阵忙乱。这些都不是一个退守抵抗的政府应有的反映。任何政府都不想自取灭亡，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也不例外。只要施加适当的压力，南非也会屈服，也会坐下来谈判。

最后，我们不断地听到所谓制裁将使暴力升级的宣传。事实与此相反，正是因为国际社会未能站在自由、正义一边进行有效干预，才导致解放运动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因此，我们要求安理会一致地支持进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的决议，因为我们深信这是和平地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

主席：我感谢赞比亚代表对我讲的友好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多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库阿西先生（多哥）：主席先生，你的经验、判断力、外交技术和政治才智保证了本月份的安理会工作一定能够在冷静和有效的气氛中顺利进行。这些词语虽然简单，但是表达了我们对你的信任。我国代表团非常高兴地看到你主持这些安理会会议，再次讨论南部非洲的问题，因为贵国对各国人民和平与解放的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也向你的前任阿根廷的德尔佩奇大使表示真诚的敬意，他谨慎而又非常高明、干练地主持了上个月安理会的工作。

我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让我参加这一问题的讨论，这问题如何解决无疑将显示联合国对非殖事业的决心。

纳米比亚局势是南部非洲地区危险和富有爆炸性局势在种族隔离政策影响下不断恶化的一个侧面，它严重地威胁着整个地区的和平，危及世界的安全。

安理会成员对这一局势都十分清楚，不需要我再详细描述。我只想简要地回顾某些事实。

一、没有必要重新证明纳米比亚处于殖民地状况。被剥夺了土地和政治权利的纳米比亚人民七十年来在教育、医疗保健、社会服务和就业以及生活的其他领域中一贯遭到有组织的歧视。外国经济利益集团无情地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资源，纳米比亚人民每天每日都受着污辱和迫害。

比勒陀利亚已把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兵营，南非占领军和警察不仅镇压纳米比亚人民民族解放斗争，并对独立的邻国进行侵略与破坏。因此，纳米比亚具有建立法西斯政权和国家恐怖主义的一切必要条件。

如此的紧张与冲突局势无限制地长期存在是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人格尊严的人们所无法容忍的。

因此，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占领是对各文明国家人民拥护与捍卫的一切原则的挑衅。自决、种族平等和社会正义这些原则都是作为联合国基础的崇高原则。通过维持这种可憎可恶的局势，南非领导人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他们完全蔑视一切道德和法律。

1986年7月，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维也纳举行的促进纳米比亚独立国际会议上指出：

“人们不可能不了解纳米比亚人民目睹自己领土上的政治演变而深感沮丧、怨恨和急躁。”

秘书长在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1987年第一次会议上进一步说：

“决不能让南非的顽固立场削弱我们的决心：纳米比亚问题对联合国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国际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决心是彻底的、毫不含糊的。联合国终止南非对那一领土的委任统治权利已有20年，南非必须看到，继续阻挠纳米比亚人民的正当合理愿望必然严重损害南非自身的长远利益以及整个区域的和平与稳定。”

在世界各地召开的大量会议表明了国际社会对纳米比亚非殖斗争的关心不断增长，证明国际社会对纳米比亚事业的一致支持正在巩固加强。

在这些会议之后，安全理事会目前的会议正是在纳米比亚局势毫无积极发展的情况下召开的。根据大会第2145(XXI)号决议和第2248(S-V)号决议，联合国对纳米比亚负有直接的责任，并通过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对该一领土行使法定管辖权，直至取得独立。

尽管绝大多数成员支持大会决定和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南非仍然拒绝与联合国合作。

尽管如此，安全理事会依然通过了435(1978)号决议，作为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基础，由一项经过周密谈判达成的方案规定各种方式方法，让纳米比亚人民通过联合国监督下进行的自由选举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

尽管联合国为执行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的大会第2145(XXI)号决议和制定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的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做出了深入细致的努力，但是国际社会仍然不能充分地满足纳米比亚人民要求独立的这一合法愿望，这是何等的可悲啊！

虽然大会和安全理事会通过了有关的决议，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为这一领土的独立动员了强大的国际舆论。但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依旧安然地非法占领这一国际领土。这是什么历史奇迹呢？

比勒陀利亚表现出来的狂妄、顽固、欺诈和长期维护种族隔离制度、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明显用心，以及某些大国对此纵容的罪恶行径都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所有所谓的文明社会承认的殖民主义教训和人类价值以及全世界对纳米比亚事业的大力支持似乎都不能促使种族隔离政权改变其殖民主义政策。相反，比勒陀利亚千方百计地策划和使用各种伎俩和阴谋，企图尽量阻碍和拖延纳米比亚的真正独立，继续对这一领土的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掠夺，以阻挠非殖化进程对这一领土施加的国际压力。

南非一直要求联系解决。为的是下一笔大的历史赌注，企图把南部非洲的局势，特别是纳米比亚局势解释成为东西方关系中的一个问题。我们坚决反对所有企图把国际舆论从主要问题上转移开的阴谋。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满足纳米比亚人民渴求自由、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愿望。

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并没有忽视联系解决办法是毫不相关的这一事实，但是，南非少数政权却以为可以通过在纳米比亚设立一个所谓的临时政府，表现出所谓的谈判愿望来削弱我们的警惕性。安理会通过了第566(1985)号决议，明确地反对联系解决办法，谴责南非建立所谓的临时政府，并且宣布这一行动是无效的。

应当指出，安全理事会在该决议中宣布南非在纳米比亚建立临时政府的行动直接违反安理会及其有关决议。特别是第435(1978)号决议和第439(1978)号决议，并且再次警告南非：如果南非拒绝在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方面进行合作，

安理会将不得不立即举行会议考虑根据《宪章》、特别是第七章的规定，争取适当的步骤，迫使南非遵守联合国的有关决议。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自第566(1985)号决议通过以来，南非少数政权不顾一切，竟然向国际社会表明其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意图。这一领土镇压和军事化的升级、对其资源的掠夺以及侵略邻国的行径仍然是殖民主义政策的基础。这一政策根本不顾联合国的有关决议以及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的国际压力。

此外，比勒陀利亚向秘书长表明它拒绝改变其有关选举制度和把纳米比亚独立同古巴撤军联系起来的立场，这就清楚地说明它无意同联合国进行谈判。

我们还需要什么证明呢？最大的证明莫过于安全理事会在第566(1985)号决议中提出的警告，可是这也没有改变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顽固立场、狂妄态度和殖民主义野心。我们不需要更多的事实就可以证明：只要南非得到某些大国的纵容、勾结，以及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合作，只要安理会的某些成员阻挠根据《宪章》第七章对比勒陀利亚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南非对联合国的持续挑战就不会停止。

二十年来，尽管我们表明反对殖民主义的信念，坚决谴责南非卑鄙的殖民主义政策，但是，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依然逍遥自在地非法占领着纳米比亚。当然，某些大国对南非采取的有选择的制裁措施也表明，它们决心对南非施加压力，为纳米比亚的非殖化进程扫清道路。然而，这些制裁措施的力量还不足以改变比勒陀利亚的顽固立场。

我国代表团认为，现在，全面的强制性制裁是迫使南非对占领纳米比亚付出高昂代价，最终迫使它执行安全理事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最好途径。

对南非实行全面的强制性制裁在政治上没有效力，而且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不利于该区域人民的这种论调主要是为了维护某些国家的经济和财政利益，这些国家纵容比勒陀利亚，企图维护其在南部非洲的发展前景。这些制裁措施被看作是没有效力和有害的，而被当作受害者的那些国家又支持这样做，这该怎么解释呢？

强制性制裁无疑将孤立南非，迫使种族隔离政权遵守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在纳米比亚的问题上，安全理事会应当担负自己的职责，强制执行这些制裁措施，包括对这些措施可能给该区域人民造成的经济和社会损失进行补偿。

谴责南非政权非法占领纳米比亚，残酷镇压纳米比亚人民，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和措施，以及公然侵犯纳米比亚的人权的其它违法行径；要求立即停止执行这些政策；或者谴责少数政权拘留和监禁纳米比亚人并且要求无条件释放纳米比亚的所有政治犯，光是采取上述措施是不够的。

南非对纳米比亚领土实行大规模军事化，建立纳米比亚人的义务兵役制，招募和强化训练纳米比亚人以建立部落军队，并且招募雇佣军和其它外国代理人来推行对内镇压和对外侵略的政策，这些都应当谴责，但光这样做还是不够的。

为了捍卫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下的一项正义事业，纳米比亚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有更大的决心继续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为了实现自己争取独立的合法愿望，纳米比亚人民在面临严酷敌人的情况下随时准备流血牺牲，并且愿意结束武装斗争。西南非人民组织提出过，如果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愿意停止暴力进行对话，它也愿意同比勒陀利亚签署停火协议，以便开始谈判进程，立即无条件地执行联合国计划。

去年西南非人民组织领导的许多示威游行尽管受到了比勒陀利亚军队的残酷镇压，但是也最清楚地体现出纳米比亚人民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不可动摇的意志。但是，只要安全理事会的某些成员阻碍使用唯一和平的方式改变比勒陀利亚的顽固立场，纳米比亚将仍然是该区域血腥对抗和紧张局势的温床。

一贯反对对南非实行强制性制裁的作法，有利于种族隔离政权。一方面该政权出于自身的利益进行政治和经济讹诈，声称这种制裁行动是无效的、不合时宜的和有害的。另一方面该政权沉浸于一种错误的信念，即对其采取强制性制裁将意味着其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自杀。

为此，我国认为反对制裁是国际社会某些成员采取的一种危险的狼狽为奸的态度，一种错误的选择和对责任的放弃。这也是为什么我代表多哥政府，紧急呼吁安理会、特别是常任理事国，投票赞成根据《宪章》第七章对南非实行强制性的全面经济制裁。

二十多年来，南非种族主义政权一直向国际社会表明它不想遵守联合国的有关决定和决议。现在应当对它这种态度给予一个强烈的、负责任的和符合逻辑的反应。这一反应必须使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永远记住，它需要严格和无条件、不提任何先决条件地遵守联合国纳米比亚独立计划。为使之得到恰当的理解，这种反应必须包括实行强制性全面的经济制裁。

如果我们确实要致力于和平事业，就必须保证纳米比亚人民不被迫为实现我们和他们的愿望而做出过多的流血牺牲，付出高昂的代价。

主席：感谢多哥代表对我本人和我国政府所表达的友好之词。

下一位发言者是突尼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厅桌旁就座并发言。

迈斯提里先生（突尼斯）：主席先生，首先我愿热烈祝贺你担任安理会四月份主席的职务。贵国保加利亚对《宪章》的原则的献身精神是广为人知的。因此，我们寄以厚望，相信在你明智的指导下，安理会对纳米比亚这一重要问题的审议，将会促进南部非洲的正义与和平事业。

我还愿向你的前任阿根廷的德尔佩奇大使表示祝贺，他有效和干练地主持了安理会上月的工作。

联合国终止南非对纳米比亚托管职责 21 年后的今天，我们还在此召开会议，再次谴责南非政权对纳米比亚领土的继续非法占领，对此我们深感失望。

1960年，大会通过了第1514(XV)号决议，国际社会争取结束殖民时代。在此十五年前，《旧金山宪章》的起草者们已宣布必需实现各国平等和各国人民的自决权。他们赋予本组织在非殖民化进程中的先锋作用。今天，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本组织仍未完成她所承担的任务。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纳米比亚问题上，本组织奇怪地表现出缺乏权威。而纳米比亚是联合国承担特殊责任的领土，这一现象就更为不幸。实际上，本组织所负责的问题，没有一个象这个问题那样取得如此明确的协商一致或得到如此确切的指导方针。

因此，纳米比亚问题是主要优先问题，因为本组织自1966年决定对该领土进行监督之日起，就对它担负了特别责任。对于纳米比亚问题，一致协商意见是清楚的。它是由安理会成员一致决定的，并且如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中所阐明的，为和平与正确的变革提供了机会。

为众多努力之成果的第435(1978)号决议通过九年之后，现在甚至还未开始执行。但该决议的通过理所当然对通过谈判公正与和平地解决该问题寄予希望。然而，由于南非政府的顽固傲慢态度，这些希望难于保持，已经慢慢消失。

九年已经过去了，而南非政权却增加施用其拖延伎俩，破坏联合国的计划，使其非法占领永久化。今天，第435(1978)号决议唤起的希望已消失，而纳米比亚在平静与和平中实现独立却似乎处于严峻危机之中。南非政府为破坏联合国的计划，一贯试图把这一纯粹是非殖化的问题描绘为东西方冲突，并通过粗劣的不能被人接受的手法，在纳米比亚独立与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这两个问题上制造了一种联系。

同时，南非的罪状录却变得越来越长。而比勒陀利亚政权全力地加紧其大规模镇压和暴力行为，绝望地企图镇压纳米比亚人民对其统治的日益反抗。它拒绝与纳米比亚人民真正代表进行公正、和平的和通过谈判的解决，制定了紧急状态法令，使用武力和暴力监禁了数千参加反对种族隔离和殖民统治的战士。

更有甚者，比勒陀利亚政权增加了对相邻的独立非洲国家的侵略和颠覆活动。它还试图挑拨离间，掠夺纳米比亚的自然和人力资源，并且把该领土用作向邻国发动袭击的基地。

自1976年以来，南非政权多次试图强行在纳米比亚建立一个所谓政府、一个缺少代表性而服从于其自得利益与意识形态的政府。最近一次政治把戏，就是在1985年6月17日在纳米比亚通过所谓多党议会成立了一个所谓的临时政府。在温得和克成立的这个伪政府，是一个直接破坏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规定的计划，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谴责。

事实上，安全理事会于1985年6月19日通过了第566(1985)号决议。除其他事项外，安理会在该决议中指出，甚至在安理会开会时采取的这一行动是对安理会直接冒犯，以及对其决议，特别是第435(1978)号和439(1978)号决议的公然对抗。安理会宣布南非的这一行动为非法和无效，并声明，联合国或任何会员国均不会承认这一行动或根据这一行动设立的任何代表或机构。安理会还要求南非立即撤消这一非法和单方面的行动。

当时，秘书长说，在纳米比亚建立所谓的“临时政府”使人们对南非政府是否有诚意通过执行它曾经接受的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谋求纳米比亚问题的解决产生严重的怀疑。

显然，南非无意遵守国际法和在不远的将来撤出纳米比亚。

面对这一挑战，安全理事会和所有会员国不得不作出强有力的反应。我们当然认识到根据《宪章》第七章诉诸制裁的道义和政治困难，但是，在这种局势下，似乎没有其他选择。

南非一再拒绝采取明智的立场，这使我们别无选择。我们要在此提一下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就种族隔离问题说的一番话：

“只有经济制裁这一武器才能帮助我们避免可能的数以百万计的生命损失，事实上，这可能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流血事件。”

突尼斯还要再次重申，第435(1978)号决议是和平谈判解决纳米比亚问题唯一可接受的基础。该决议紧急呼吁那些比较纵容南非的国家做到言行一致。

那些阻挠对南非政府施加适当压力以扭转事态的国家很可能要对其历史负十分重大的责任。不仅纳米比亚和南非人民长期遭受痛苦，而且整个南部非洲日益动荡不安，这危及整个非洲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

突尼斯全力声援纳米比亚人民及其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我们深信，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对南非实行全面强制性制裁，是实现该国政策和和平变革的唯一途径。

鉴于这些情况，全面强制性制裁是联合国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法，是弄清问题的唯一途径，维护联合国权威和有效，强有力地实施《宪章》条款的唯一途径。多年来，尽管比勒陀利亚政权对其战士和人民进行大规模镇压，但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总是不辜负历史使命。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主席努乔马曾给该组织的作用和历史使命下过这样的定义：

“有一天，当人民写自由和独立的纳米比亚的历史时，将有这样的记载，别人犹豫不决，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却坚定不移，别人妥协退让，它却为神圣的解放事业献身。”

当这一局势的所有方面如此明朗时，让我们不要成为妥协和拖延的国家之一。

非洲国家十分欣赏安理会成员的正确态度、意愿和强有力的声明。但是，采取有力的行动和下决心的时候到了。我们深信，安全理事会和常任理事国将履行《宪章》规定的职责，并不会推卸责任，和冒不仅使纳米比亚人民和非洲人民失望而且使所有那些信仰人民自由和人类友爱的人失望的风险。

主席：我感谢突尼斯代表对我和我国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者是莫桑比克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多斯桑多斯先生（莫桑比克）：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借此机会深切地感谢你让我有幸在这个重要的安理会上发言。我相信，在你的精干领导下，我们的讨论将有取得丰硕的成果。保加利亚和莫桑比克有着最良好的关系。

请允许我真诚地感谢你的前任主持了三月份的安理会工作。

召开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安理会具有重大意义。这是去年就纳米比亚问题召开的一系列国际会议的最高潮，会议包括制裁种族主义南非世界大会、争取纳米比亚立即独立国际会议，不结盟国家第八届首脑会议以及联合国大会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特别会议。粗略审视一下，人们便会看到，这些会议取得了十分重大的成果，体现出国际社会立即采取行动以消除种族隔离和实现纳米比亚独立的意志和决心。

由于南非种族主义政权坚持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和作法，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不断对前线国家进行侵略、南部非洲局势日益恶化、这突出了这些安理会会议的重要性。

我们再次在安理会开会审议严重的纳米比亚问题。我们处理纳米比亚问题已经有40个年头了，和联合国的整个历史一样长。然而，没有任何有希望的迹象表明，比勒陀利亚将改变其不妥协的傲慢态度。

20年前，联合国裁定，种族主义南非在纳米比亚的继续存在是非法的，并取消了它对该领土的委任统治。这一决定导致成立了纳米比亚理事会，作为管理该领土的唯一合法当局。

国际法院宣布，种族主义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亚是非法的，并违反了国际法。

必须承认，安理会未能履行其职责。 责任在于种族主义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顽固立场和傲慢气焰，以及它从某些西方国家得到的支持。

安理会在与所有有关各方——包括纳米比亚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以及南非政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协商之后，通过了第435(1978)号决议，当时人们满怀希望，认为将会在联合国的监督和控制下在整个纳米比亚举行自由选举，最终实现纳米比亚的独立。 这种期望现在仍然有待实现。

种族主义南非利用拖延伎俩，一贯阻止纳米比亚的独立进程。 这一少数政权坚持把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与古巴部队从安哥拉撤出联系在一起解决，只不过是妄图横生枝节，以便继续控制纳米比亚并从占领纳米比亚中捞取经济和战略利益。

纳米比亚的独立与外国军队——应该国合法政府的邀请——在安哥拉的存在是两个无关的问题，决不能利用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方法进一步拖延纳米比亚的独立。 古巴在安哥拉的军队，是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应安哥拉政府请求前来帮助保卫该国免受种族主义南非侵略的。 另外，纳米比亚的独立，与非殖化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必须根据《给予殖民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规定加以解决。 纳米比亚必须非殖化，其人民必须得到掌握自己命运的这一与生俱来的权利。

最近，纳米比亚的局势急剧恶化。 种族主义南非政权把该国变为一座巨大的集中营。 任意逮捕、酷刑、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和暗杀爱国者的行为，已成为纳米比亚人民生活中的日常现象。 社会的军事化是纳米比亚的又一个现实。 为了控制一百五十万人口，种族主义政权在该领土部署了10多万部队。 种族主义南非还在纳米比亚部署了整个非洲大陆上最尖端的武器。 种族主义政权一直在把该领土用作试验新式武器的场所。

种族主义政权对纳米比亚的继续非法占领，造成对该领土自然资源的不断掠夺和耗竭，使纳米比亚人民付出高昂代价。 尽管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在1974

年9月通过了保护纳米比亚自然资源的第一号法令，这种剥削仍然有增无已。

尽管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种族主义政权仍然继续通过建立一个它称为临时政府的机构企图推行所谓内部解决的办法。这种企图的目的是把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人民组织排除在自决进程之外，并强行扶植一个傀儡政权，以保证种族主义南非对纳米比亚的殖民统治和在今后对纳米比亚资源不受阻拦的剥削。

纳米比亚被种族主义南非政权有计划地用作对邻国——特别是安哥拉——进行侵略和颠覆的跳板。

人们一再强调，如果不是得到一些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上的大量帮助，种族主义南非是不会这么有恃无恐的。每当在安理会提出旨在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具体和有效的措施时，某些成员总是不明智地滥用否决权，接着比勒陀利亚便将它解释为是对在该领土继续执行殖民政策、种族隔离和对邻国的侵略政策开放绿灯。

另外，这种帮助使种族主义的南非得以建立庞大的现代化镇压工具，不仅用来镇压纳米比亚和南非受苦受难的人民，而且用来对邻国发动恐怖主义进攻。由于某些国家破坏了对南非实行的武器禁运，致使该国成为重要的武器制造国和出口国。据信，在某些西方国家的帮助下，种族主义南非已经能够获得重要的技术知识，并已具备生产核武器的能力。无需提到这种情况带来的危险，因为种族主义南非的行为——或者说劣迹——已是不言自明了。

南非得到的经济援助，不仅使其能够维持种族隔离的罪恶政策，而且还为南非对纳米比亚的非法占领及其对邻国的侵略战争提供资金。

纳米比亚人民还须遭受多久的苦难，还要为其自由付出多大的牺牲？忍耐已到了极限。国际社会现在必须以更加一致和坚决的方式，采取一切现有措施，最终保证纳米比亚人民取得自由。

全世界各国人民公开表示他们对种族隔离、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和武装侵略和颠覆邻国深恶痛绝。时代的潮流要求在纳米比亚和南非实现自由、正义与民主。

召开安理会不是要重复过去多次说过的话。正在进行斗争的纳米比亚人民期望安理会的这些会议得出不同的结果，使他们确信整个国际社会都支持他们。声援是不够的。必须采取新的行动。现在需要的是行动，而不只是言论。一个无视整个国际社会意愿的国家不能仍然逃之夭夭。人们已经认识到，种族主义的南非并非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它的种族隔离政策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形成威胁。毫无疑问，南非政权现在是并将仍然是南部非洲地区非正义与暴力的根源。

《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了世界和平与安全受到了威胁或侵犯或出现不断侵略时联合国可以采取的措施，但是这些规定迄今没有加以应用。安理会应明确而毫不含糊地表明自己的态度。

主席：我感谢莫桑比克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下一位发言的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奥特先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鲍里斯·茨韦特科夫同志，首先请允许我衷心祝贺你担任4月份的安理会主席。我们相信，你作为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兄弟般密切关系的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将会以你丰富的经验和杰出的外交才干为公正解决纳米比亚问题而主持安理会；我们祝愿你履行自己的重大的职责促进纳米比亚被压迫人民的事业时取得成功。我们尊重你这位贵国的杰出代表，你一贯生气勃勃地支持各国人民的民族解决和社会解放。

我们还要赞赏阿根廷代表德尔佩奇大使，他主持了上月安理会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感谢你主席同志和安理会其他成员给我机会解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纳米比亚局势问题上的立场。

我们认为，非洲国家集团和不结盟国家运动要求召开的这一系列会议是紧迫而急时的。我们在此发言，正象大多数国家一样，是因为我们对南部非洲局势恶化深感不安。南非国家恐怖主义政策本身及其对邻国的实施、对纳米比亚非法占领的继续和对纳米比亚人民野蛮镇压的升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威胁着国际和平与安全。

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代表、外交事务书记古里拉布令人印象深刻地分析了纳米比亚的局势，并以许多惊人的事实表明了比勒陀利亚的罪恶政策。种族隔离政权能够推行这种政策，是因为它知道，最反动和最具侵略性的帝国主义集团支持它。还存在着坚持所谓建设性接触和遭到全世界谴责和站不住脚的所谓联系解决的势力。这些势力得到在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内那些阻挠对南非采取果断措施的人们的支持。

这就是阻止根据联合国决议，包括安全理事会第385(1976)号和第435(1978)号决议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障碍，因为这些障碍鼓励比勒陀利亚的阻挠态度。任何庄严的证实或半心半意的措施都不能够掩饰这一事实。纳米比亚人民需要的不是双重标准的政策，不是安理会内的否决票或反对票，他们需要的是有利于公正解决纳米比亚问题的明确决定。

南非对纳米比亚人民不宣而战的侵略每天都使无辜人民丧生。该领土的军事化已达到极端严重的程度。种族主义分子在纳米比亚驻扎有10万军队。此外，还有雇佣军。每天都有10多人被占领军杀害，更不用说由于持续恐怖和执行种族隔离法所引起的笼罩在被压迫人民头上的难以言状痛苦了；更不用说种族主义分子及其盟友对该国财富有系统的大量掠夺了。这些跨国公司属于那些阻挠采取有效措施结束非法占领的国家，难道这是偶然的吗？今天纳米比亚发生的一切正是《联合国宪章》和《给予殖民地国家与人民独立宣言》谴责的典型的殖民主义，会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殖民主义和以威胁和平与非人道的种族隔离为极端代表的殖民主义。战争的火焰从纳米比亚烧到邻近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其他前线国家。

安理会今年是第二次就南部非洲问题进行广泛辩论，种族隔离政权已成为众矢之的。

1986年，为解决这一问题召开了三次重要国际会议，其中两次专门讨论纳米比亚问题。人们不禁要问：这些活动还要继续多久才能最后取得成功？人们毕竟广泛承认，只要存在种族隔离，南部非洲就不会有和平、稳定或安全。绝大多数国家一再支持和赞同解决这一冲突的方法。在纳米比亚问题上，这意味着坚决反对阻挠执行第435(1978)号决议的一切伎俩。这包括所谓内部解决和维持所谓联系解决。载于第S/18767号文件的秘书长关于第435(1978)号和第439(1978)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清楚地表明反对联系解决这一先决条件。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该报告表达的立场。

但是，有一点早已清楚。呼吁已经过时。需要的是，安全理事会作出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支持不结盟国家要求加强对南非的国际压力，其中包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制裁措施。全面强制性制裁措施是迫使种族主义分子尊重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有关决议，以及国际社会意愿的有效手段。我在2月18日的发言中，详细解释了我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只要一天达不到这个目标、只要安理会一天不能大力执行其关于纳米比亚问题的决议，那么纳米比亚人民就别无选择：只能全面继续其争取行使自决权和国家独立的艰苦和英勇斗争。他们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已经把这一点说得一清二楚。

我国代表团也想借此机会向西南非民组和全体纳米比亚人民确保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民与政府今后对他们的正义斗争的不懈支援。

主席：我谢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代表对我及我国所讲的客气话。

由于时间不早，我现在打算休会。征得安理会成员的同意，安全理事会继续审议其议程项目的下一次会议将于今天下午3点30分准时举行。我要敦请安理会成员准时出席，让我们能准时开会。

下午1点散会